

蔣經國的故事

經國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作

● 池蘭森（退役陸軍少將前國安局聯指部安全主任）

嚮往蘇俄少年留學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歷經內憂外患，民生凋敝，人心浮動。而歐洲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動盪中找尋定位，就在這個危疑震撼的時候，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於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專制，建立平民政權。此舉石破天驚，使疲於動亂的東西方青年心嚮往之，而有「以俄為師」之志。在中國，十六歲的蔣經國也是眾多的此類青年之一，一九二五年，他向老師吳敬恒表示，要到莫斯科去學習「革命」，也就是要去看看那個宣傳得極好的「烏托邦」共產國家，並藉此磨練自己。

赤色蘇聯成立之初，宣稱放棄帝俄和中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南方革命政府，雖然孫中山一再宣稱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但仍有許多青年希望赴俄，少年蔣經國就在這種浪潮下，於一九二

五年十一月進入莫斯科專為中國留學生設置的孫逸仙大學，他苦修俄文，吸取現代知識。事後，他在「我在蘇聯的日子」中寫道：「我苦修俄文，也對西方有關的科目政治及經濟學，下了一番功夫。」

兩年後，蔣經國自孫逸仙大學畢業，適逢他的父親蔣中正在国内主導清除共黨，成為反共領袖，中俄關係陷入低潮，留俄的蔣經國遂成人質，他曾三次請求史達林讓他回國，但共產國際視他為改變中俄關係的一張王牌，不肯放人，蔣經國在歸家無路之際，進入蘇俄軍事政治研究院深造，研習軍事，也習工程，畢業後被派到烏拉山的電氣工廠做工，在那裡他遇到他的俄籍愛妻蔣方良女士，但他的處境並未改善，又被送到西伯利亞，在冰天雪地裡挖煤，其實就是勞改，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侵華情勢險惡，德軍對俄虎視眈眈，在中國駐俄外交人員努力及偶然的機緣下，史達林才批准蔣經國回到離別十二年的中國。

酷寒之地戀愛結婚

蔣經國和妻子方良的婚姻，是一篇傳奇，一九九二年的春天，蔣經國的遺孀方良收到故鄉舊識的一封信：「親愛的芬娜：很久沒有同你聯絡了，現在才有機會給你寫信。尼古拉已經過世，請接受我的哀悼。妳現在的生活怎麼樣？有幾個孩子？幾個孫子？幾個曾孫？孫子們都在做些什麼工作呢？有沒有人同妳住在一起？……你們離開的時候，我們在夕維亞羅夫斯克火車站送行，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大家都有點感傷，女的都哭了，男的圍著尼古拉話別。我想，愛情是多麼偉大的力量，為了愛情，可以離開自己的祖國。……」蔣方良收到這封信，距她揮別故鄉的那天，已超過半個多世紀。

信中的尼古拉就是蔣經國留俄時的俄文名字，當時他在蘇俄已十二年，歷經大學深

造、工廠勞動、農村耕作，西北利亞挖礦，千辛萬苦，才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

這位「爲了愛情離開祖國」的年輕母親，全名芬娜·伊芭奇娃·瓦哈里瓦。她在十六歲那年，結識工廠裡的中國青年尼古拉，兩年後結婚，同年底得子。二十一歲那年，她告別相依爲命的姊姊和一群好友，抱著尚在襁褓中的兒子，陪丈夫踏上迢迢歸鄉路。

汽笛響起，濃濃的蒸汽載走了一段剛剛序幕的故事。後來呢？當年月台上灑淚送行的故鄉舊識，迫不及待寫下的一連串問號，其實對今天海內外的中國人來說，也同樣是一段陌生的傳奇。芬娜母子跟著尼古拉，經過半個月的旅程，從莫斯科經海參崴抵達上海——三〇年代的中國第一大商埠，周璇的鶯聲燕語、和平飯店的爵士樂團，十里洋場的上海。

他們並未久留，旋即轉赴杭州謁見公婆——當時中國的領袖蔣中正委員長，與他家世顯赫的夫人宋美齡女士。

丈夫口中暱稱「芳娘」的芬娜，從此成爲中國第一家庭的長媳。這對患難夫妻在烏拉山區生下的長子，也由祖父按家譜排行，命名孝文。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一家三口又回到浙江奉化的溪口故里，拜見經國先生的生母毛福梅，並在老人家的主持下，兩人穿上西裝與旗袍，補行了一場婚禮。

回到丈夫家鄉的芳娘，不但在此重溫新

婚之樂，很快又懷了老二，滿心歡喜夫妻倆侍奉母親之餘，分別延師學習中文。蔣經國更奉父命研讀論語、朱子與陽明全書、曾文正公家訓等古籍，並將在蘇聯的經歷，寫下回憶錄。芳娘與婆婆朝夕相處，習得一口寧波方言，成爲她此後的主要語言，也學了一手寧波菜。她後來對外稱名「方良」，據說就是取其「方正賢良」之意。

他們在溪口故里享受了五個月前所未有的天倫之樂，但中國。正遭逢多事之秋。這時候，有「盧溝橋事變」引發全面抗戰，上海緊接著爆發「淞滬大戰」。同年十月，芳娘隨夫轉往江西南昌，次年長女孝章出世。

剛滿三十歲的丈夫，這時成爲江西省贛南專區行政督察員，開始了有名的「蔣青天」生涯。他也鼓勵妻子共同投入建設新贛南的事業。當時爲了協助農村婦女所開辦的贛南保育院，就由方良擔任院長。

那裡危險他在那裡

蔣經國於一九三八年奉派爲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兼新兵督練處處長，次年，改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及贛縣縣長，開始建設新贛南。

當時的贛南「民窮財困，土劣橫行，文化落後」，蔣經國先治土匪，組織了四個保安大隊，親自下鄉督導清鄉滅匪，爾後修築公路，使全區各縣交通順暢。

一九四〇年，他正式展開「建設新贛南

三年計畫」，爲「人人有工做」，他開辦工廠及其他經濟建設；爲「人人有飯吃」，他著手改良農業，增加糧食生產及設置碾米廠、麵粉廠；爲「人人有衣穿」，他提倡種棉花、養蠶，並設置紡織及縫紉工廠；爲「人人有屋住」，他推廣苗圃、普遍造林，設置磚瓦窯工廠及鐵木工廠；爲「人人有書讀」，他將全區設有一高中，各縣設有一縣中，鄉鎮中心有國民學校、每保設有一國民學校，「一保一校」的保學制度建立起來，「五有」成爲建設新贛南的五大目標。

他並提出理想政治是「政治上要做到沒有壓迫、沒有欺騙的行爲，經濟上要做到沒有剝削、沒有敲詐的病態，社會上要做到沒有爭奪、沒有搗亂的習慣，文化上要做到沒有文盲、沒有理盲的現象。」他在贛南的建設，贏得「蔣青天」的稱號。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蔣經國會從事對俄外交，他在手著「痛定思痛」一書寫道：「抗戰勝利後，爲著外蒙古獨立問題，我去蘇俄會晤史大林，史大林親口告訴我：『外蒙古我一定要他獨立，因爲我怕你們中國，你們中國據有強國的條件，但缺少的是政治的統一』」可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願意看到一個富強統一的中華民國。

蔣經國後來又奉派在重慶、東北、蘇聯及上海工作，蔣方良則在贛南、漢口、重慶、上海、杭州，四處爲家，次子蔣孝武，生於重慶，公兒蔣孝勇則在大陸陷共前生於上

海。

一九四九年大陸沉淪，蔣經國隨兩百萬軍民來台，一切從頭做起。鑑於大陸失敗的教訓，他先參與黨的改造工作，接著於一九五〇年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重建國軍政工制度，加強軍中思想教育，確立軍中政治改革的六大目標，建立政治幕僚長制度，確立監察制度，加強保防工作，厲行四大公開，革新政治訓練，培植人才。同一年他在北投創辦政工幹部學校，加強國軍政治幹部的培育，把該校所在地，命名為「復興崗」。

一九五〇年，國民政府基於情勢需要，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下成立「政治行動革命委員會」以統合國家情治力量，通稱為「總統府資料組」，由蔣經國兼領，設立於新北投八勝園山麓，門前僅掛小木牌，名為「秀廬」，他完成了整合情治、嚴肅紀律、摘奸發宥及保障人權四大任務。是年九月十八日蔣經國主持大陸敵後情報班，也就是情治界及社會一般人習稱的「石牌訓練班」，開訓時，他曾講過發人深省的幾句話：「世界問題在遠東，遠東問題在中國，中國問題在大陸。」而今回頭看五十年來世局發展，果不出其所料，世界問題的重心確實仍在中國大陸。

跟在蔣中正身邊的蔣經國，有時也負責決策，例如一九五〇年五月的舟山群島撤退，他即身臨其境，協助指揮官撤退部隊，而

且是最後離開危險地區的人。

一九五二年三月，蔣經國偕夫人蔣方良帶著前線勞軍團到浙江大陳島游擊區去勞軍，這是台灣第一個敢到前去的勞軍團，當時乘船去前方既辛苦又危險，但是蔣經國在三年內去大陳島二十多次，直到大陳軍民撤守，他曾為游擊隊親題「盡忠報國」四字以惕勉，此字現已刻石在國父紀念館的碑林中。一九五五年三月的大陳島撤退，他在灘頭親自護送三萬餘軍民離開，而他自己堅持參加最後的升旗禮，乘最後一艘船離去。他在日記中寫道：「二月一日我在共軍飛機轟炸下乘水陸兩用機飛抵大陳，四日共機轟炸後天空和海上又歸於沉寂，有張相片照著我坐在漁師廟前岩石上，照片背面題有『海山月下登高崗，憂國事，誰堪當』，想起二十三年前之往事感慨殊多。」

大陳島一書寫出了蔣經國在大陳出生入死的悲憤情景，他以傳教士般的仁慈，用愛心、信心及愛國的情操穿梭在大陳島游擊基地，大陳列島被中共海空軍包圍危在旦夕，他在大陳坐鎮，除軍隊外，又使一萬七千零三十二位平民，平安撤退來台，這些都是在他偉大而平易近人、平凡隨和、平淡樸實的感召下完成的，近四十年來，國家什麼地方發生危急，蔣經國就到什麼地方去。一九五五年元月三十日上午起，中共軍機輪番轟炸，毀民房五十家，死民眾三十五人重傷五十多人，下午二時許爆炸聲中，大陳港口上空

出現一架水上飛機（復興航空公司陳文寬駕駛之藍天鵝號，數年後該機在馬祖海面失蹤），當時爆炸聲不斷，濃煙籠罩上空，能見度低飛機不敢下降，幾經盤旋終於迫降港口海面，機門打開後出現一位頭戴深色毛絨帽，身穿褪色軍用夾克的人，迅速登上游擊隊凱旋號快艇，向大陸邊沿飛快駛去，快艇飛繞過大陳海面及觀測了剛在幾天前才失守的一江山島，到下午五時方返航大陳，這位勇敢的、不速之客就是蔣經國。據知陪同此行的還有國防部保密局長毛人鳳，本來還有一位中央大員同行，但此人抵達松山機場起飛前接其家人緊急電話，認此行太危險，堅持不許去大陳，蔣經國知道後，神色自若的勸告這位大員聽從其夫人的要求驅車回家。二月二日蔣經國到了上大陳甲午岩陣地，看到兩位台籍士兵，他問過了姓名和家中情形，即告訴這兩位士兵快寫家信，要為他們親自帶到台灣派人送去其家中，又叮囑守軍彭團長，他們的家人會掛心，要好好照顧他們兩人。

訪美報告如土包子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蔣經國在總政治部主任任內主持政工會談，那時他剛從美國訪問回來，這是他第一次到美國，由於很少人去過美國，於是有人提議，請他報告此行觀感。他利用晚餐後的休息時間，報告了他的見聞：

一、美國政府以禮賓車接待他，警車前導當他座車飛馳在華盛頓大街時遇到一位迎新娘的禮車在前面行駛，看到國賓車，新娘車很快停靠路邊，打開車窗，新娘伸出手來向他打招呼，叫聲「哈囉」充滿友善和溫馨，他說：要是我們寧波新娘子說不定還會在車內大罵一句：你要我新娘車讓你路，你趕什麼？趕去死啊！」，他用寧波音講了這句話，會場的人大家都笑了。

二、美國人請他搭火車去觀光，火車上設備真好，用手一按有個小水槽出來，另一按一個小床出來了，當年大家都很土，聽得出神。那個年代台灣照相館洗照片通常要好幾天，他說：在遊樂場中照張相片幾分鐘就可拿到了，真快。這些就是蔣經國親口講出連他自己都感到新鮮的事。

標準嚴父慈母家庭

一九五〇年以後，蔣經國和蔣方良住在台北市的長安東路，在家中蔣方良是慈母，對孩子們呵護備至，幾近溺愛。蔣經國則是嚴父，服膺「棒頭出孝子」的古訓，只要孩子一挨打，蔣方良就用寧波話囑著：「不要打啦！不要打啦！」所以母親被孩子們視為「守護神」。

在長安東路的蔣家，經常出現的客人，都是熟面孔，他們都是蔣經國的老友，包括空軍總司令王叔銘、立法委員王新衡，退輔會主委趙聚鈺、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孫義宣

，還有他們的夫人，都常在長安東路的蔣家走動，除此而外，就是一群美軍顧問團的外國朋友。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曾經駐台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在其回憶錄中記述蔣經國在長安東路的寓所是所簡陋的平房，相當舒服，但由中華民國如此重要的官員來住則顯得寒酸。「克萊恩特別記得：從客廳到書房去欣賞經國先生的書畫時，「都會走過她的母親遺像下面」，而這幅毛太太夫的遺像，是男主人「最珍視的寶物」。

蔣經國夫婦顯然用了很大的熱情，在家接待這些牽繫國家命運的美國朋友與他們的家人。有時還為他們慶生，送給他們中國書畫、藝品，或是原住民手工雕繪的雙聯酒杯。

克萊恩後來與男主人一家，成為私誼甚篤的朋友，在他的回憶錄裡，也並不諱言當年自己的任務之一，是深入了解這位與蘇聯關係匪淺的「重要官員」反共的誠意。

他也對女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芬娜樂觀活潑，熱情洋溢，健談而好交際，……蔣經國對芬娜的態度顯然十分親密，而且充滿愛意，……十分尊重她，更把她當作一家之主。這和一般中國官員不同，他們談到妻子時，總帶著大男人主義的味道。」

除了慈母賢妻的角色，並且在家宴中做個稱職的女主人，整個一九五〇年代，蔣方良在公共事務上的表現，也並不寂寞。

穿著旗袍，以總政治部婦聯會主任委員身分接待賓客、勞軍訪問的身影。一九五四年三軍托兒所開幕之後，這位年輕的主任，更是經常帶著自己的孩子，一塊兒主持各式各樣的幼兒活動。

站在醒目的「反共抗俄」標語之下，蔣方良信心十足地帶著她熱情的笑容，讓人很快就忘了她的異鄉背景。

蔣方良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離開浙江奉化溪口鎮的家鄉，獨自一人帶著孩子先行渡海來台，她的丈夫蔣經國則忙著軍國大事。到台灣那年，她才三十四歲，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全部精神都在孩子身上，對於丈夫的公事，她從不過問。丈夫回到家，只是她的「國」，這個暱稱也是俄語「尼古拉」的諧音，她自己則是丈夫口中的「芳」，或「芳啊」，可見他們的夫妻生活，充滿濃情蜜意。

侍母至孝情深義重

蔣經國雖曾負笈俄國十多年，但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根深蒂固，因而他對繼母蔣宋美齡仍是孺慕情深，崇敬非常，他自蘇俄回國後，曾呈給繼母四封家書，流露出母子至情，這些信發自不同的地點和工作環境。

(一) 江西省府：今後益當敬遵訓示，加緊工作，決以大人之意志為意志，以大人之行動為行動，兒奉熊主任諭，往贛縣編訓保安團，將來練兵範圍或將擴大。十一月一日

(二)九江花園：此次在牯嶺得與大人同敘一堂快樂異常，兒以忠實之心接受大人之一切訓示，兒為父母大人政治主張之實現今後將更加努力請大人放心，飯店中無筆墨，故以鋼筆書之，請大人原諒，兒經國、芳娘。五月二十八日

(三)中央幹校：昨晚拜別大人返校之後，對於所示各點曾詳加考慮，且一夜未能安睡深知大人愛兒之深切，不知應如何努力爭氣方得報大人之恩德，至於兒個人之願望則在用自己之心血為父母大人之事業而爭氣，同時自知年輕學淺決不敢擔當大事，無論何事凡兒之能力所能及者一定努力去為，究在何種部門工作為宜，過去現在與將來皆請大人決定，決無任意見，國難雖日益重，但勝利之日亦必在不遠。四月十六日

(四)英文家書：(譯文)非常高興收到您的來信，尤其是出自您親筆書寫，更讓我無限的感動，感謝您的母愛及對我們的慈祥，獻上無限敬意，您所給我的指示，對我的思考有很大的影響，我將會深記在心中。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

進出中央山脈廿次

一九五五年開始，蔣經國踏勘東西橫貫公路路址，他由當時的台灣省公路局長林則彬陪同，深入崇山峻嶺，叢林野地，冒毒蛇猛獸侵襲的危險，走遍台灣中部的溪谷和山頭，夜晚住宿在簡陋的帳篷內，仰望蒼穹，

繁星萬點，心頭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從而激發了他自身的潛力，堅定了他奮發向上的勇氣，這些影響在蔣經國日後所撰文章裡，歷歷可見。在東西橫貫公路開闢之前，蔣經國已出入中央山脈廿一次。

一九五六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推動退役老兵的就醫、就業、就學和就養等問題，安置了數十萬功在國家的老兵。他從內心深處尊崇這些老兵，稱之為「榮民」，從此「榮民」成了退役老兵的代名詞，他發動老兵退而不休，投身國家建設行列，一九六〇年修成的東西橫貫公路，就有老兵的血汗參與，迄今中橫公路還留有幾處修路老兵奮鬥犧牲的血汗紀錄。

一九六四年，蔣經國出任國防部副部長，次年升任部長。直接主導建軍練軍的工作，在這段時間內，他的家庭也起了變化。一九五八年底，他鍾愛的女兒蔣孝章赴美深造，比孝章大三歲的哥哥蔣孝文，則跟隨祖父的腳步，踏入陸軍官校，一年後因故輟學，也轉往美國學習，一九六〇年這一年，兩兄妹先後在美國結婚。

二十五歲的蔣孝文娶得革命先烈徐錫麟的孫女徐乃錦，由母親蔣方良赴美主持婚禮。而二十二歲綺年玉貌的女兒蔣孝章也心有所屬，執意嫁給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由於年長她十多歲，這樁婚事曾遭到蔣經國的激烈反對。

繼兄姐分別在美成婚，么弟蔣孝勇也離家就讀軍校，二哥蔣孝武則負笈德國。

大哥孝文婚後不但攜眷返國，還添了個孫女友梅與祖父母同住，承歡膝下，友梅的降生，給蔣經國添了許多樂趣。

不喜官邸只稱寓所

一九五八年也是台灣震盪不安的一年，中共在金門掀起猛烈的炮戰，彈丸之地的金門每天內落彈數十萬發。蔣經國身入險地，冒著熾烈炮火，視察前線，鼓舞士氣，經常置身在最危險的地帶。

一九六八年，這棟日式平房附近大起高樓，又逢道路拓寬工程，蔣經國夫婦遷入了大直的「七海寓所」，正式告別這棟曾經充滿孩子們歡聲笑語的「長安東路十八號」。一九六九年，蔣經國升任行政院副院長，次年訪美，在紐約遭台獨激進份子行刺，在千鈞一髮之際，兇手遭美方警衛制伏，蔣經國面對危機，面不改色，鎮定如恒，博得中外一致的欽佩。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提出十項建設計劃，奠定台灣經濟的突飛猛晉。

一九七五年，其父老總統蔣中正去世，蔣經國哀毀逾恒，寫了一篇「侍父靈一月記」的文章，紀述喪父的感觸，至情至性，感人肺腑。半個月後，老總統小殮時，媳婦蔣方良突以寧波話要求：「我可不可以親阿爹一下？」於是這位在五十歲生日時，曾獲蔣

公親筆題贈「賢良慈孝」的長媳，俯身以自自己的方式，向親愛的公公鄭重告別。

老總統去世以後，蔣夫人赴美就醫，位於大直七海新村的蔣經國家，就成了蔣家的中心。蔣經國在這裡當上行政院院長，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連任第七任總統。這個「官邸」，蔣經國稱為寓所，他不喜歡「官邸」兩個字。這座寓所是五十年代的海軍招待所，一棟二層洋樓，其中設備之簡陋，也只能稱之為寓所。

憂國憂民耿耿精忠

一九七八年，蔣經國出任第六任總統，任內遭逢中美斷交重大挫折，均賴他強力維持，把對國家的損害減至最低。兩年後，他因糖尿病導致視網膜病變，在榮總動手術，自此健康日衰，一九八四年，連任第七任總統，一九八七年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及兩岸探親，開啓了兩岸交流的大門。一九八八年病逝。生前，蔣經國雖貴為總統，但他仍是一襲夾克，下鄉視察，常在半途突令停車，不顧慮從，走入鄉間小店，端上來的吃食，無論是什麼，舉箸就吃，從不考慮什麼衛生，安全問題，這股對平民百姓的信任，使他交了许多平民朋友，卻能推心置腹，交情莫逆。

蔣經國重視人才的培育，他在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時，特在國家安全局設「政策研究室」，以我前駐蘇俄大使館外交官蘇俄問

題專家卜道明為主任，延攬人才，資助留學備為國用，這個室選在台北市圓山中山兒童樂園山頂茂林修竹隱密處，外掛木牌上寫「遠廬」兩個字，現在黨政要員中，很多人是出自該研究室的研究委員，或助理研究員的，這研究室就是現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前身。

蔣經國一生憂患，憂國憂民，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他在筆記中載有：「颱風甫過，秋夜深思，計自從政以來，已有四十年，從任縣長以至總統，從未計及個人名位利害之私，但內心實無時不以國難民苦為憂，亦無時不以未能為國為民盡心而慮，不論世

變如何，報國赤忱此心耿耿永不稍渝。經國，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深夜於台北。」

現在台灣各界為發揚經國精神，培養國家中堅人才，正發起創辦私立經國大學，緣起文有：「經國先生以堅忍不拔之意志，抱民胞物與之襟懷，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謀國家民族之福祉。其逝世將屆十週年，辭世之初部份國人雖偶有情緒詆毀，惟經國十年歲月的沉澱省思，國人對其感念已日漸濃郁，因之我們覺得應盡一份心力延續經國先生的理念與抱負，來紀念經國先生對國家偉大之貢獻。」

中外文庫
之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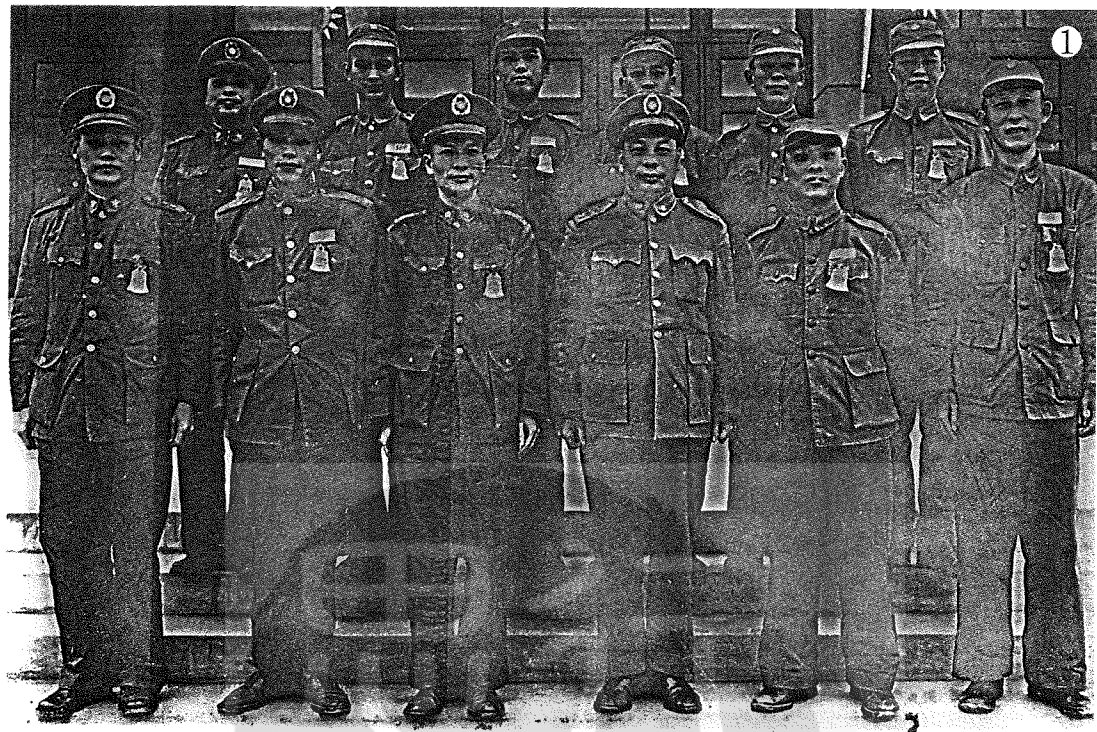
六十年落花夢

喬家才 著

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六十年落花夢、黃埔清黨辯誣、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武士敏將軍之死、為鄭介民辯誣、徐永昌的傳奇、七七事變回憶、是誰害死戴笠？「情婦」謊言、感懷何應欽老師、感念蔣經國、選禍話當年（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戴笠傳的風波、想當年在敵後，黃埔歷險記、再談戴笠、毛人鳳殺杜長城、念故人袁兆槐、情報珍聞、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卅二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參百餘頁，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池蘭森：「蔣經國的故事」插圖（文見十九頁）



①一九五三年蔣經國（前排右三）與江浙閩粵游擊隊幹部合影，前左二為作者池蘭森。
②一九七九年蔣經國（前）巡視恆春時與民眾合影。



①



②

「蔣經國紀念圖照」（文見十九、五十四頁）

- ① 蔣經國（右）任行政院長時與中央日報社長楚崧秋（左）晤談時留影，左二為馬紀壯。
- ② 蔣經國送給楚崧秋的亲筆簽名照。